



魚泉何先生餘冬序錄圍如卷之四

內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郴州知州張汝賢

重刊

三代而下帝王之能言者未有勝唐太宗者也所恨其
行不掩焉耳太宗自言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
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然帝嘗患吏多受
賕密使左右試賂之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不有尚書裴
矩陷人於法之諫令史不免罪誅此豈所謂至誠事邪
而又有大焉者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汝與之
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
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帝於大臣而

御之不以誠乃如此矣此可以為貽謀之道否乎御史
權萬紀李仁發前此俱以告訐有寵於帝諸大臣數被
譴怒其於昵奸自損多矣趙郡王孝恭等表請封禪帝
不許明年群臣復請帝曰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
封禪何傷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
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
數尺之土然後可表其誠敬乎未幾搖於衆口又欲封
禪侍中魏徵力言不可帝至詰問再四非兩河數州大
水為災虛名之崇未肯已也帝嘗錄囚有劉恭者頸有
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帝曰若天將興之非朕
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為乃釋之及後星變太史占
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帝以
此疑左武衛將軍李君羨誅以沒其家帝密問太史令李
淳風以秘記所云欲盡殺諸可疑者淳風曰天之所命
人不能違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帝乃止臣下之所諫
者大抵帝之所能自言者也而行不掩焉耳許彥周詩
話載其先伯父詠史詩曰天下有誅賞故非君所私太
宗泣君集意恐勞臣疑至公一以廢智術相維持金史
世宗嘗言太宗晚瘡剪鬚皆是權譎而議其出李勣事
以為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
當日帝於地下有知不能無厚顏矣

○貞觀二十二年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

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因此疑左武衛將軍李君羨誅之欲盡殺諸疑似者以訪於太史令李淳風淳風云臣仰稽俯察其人已在陛下宮中其兆成矣按是時武士護女以美色召入後宮為才人已十餘年矣高宗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武氏而悅之武氏嘗得近於太宗矣而太宗曾不於此疑及武氏何也高宗感業寺之遇兩情對泣長髮獲幸距星變時財三四年而止永徽五年武氏已拜昭儀太史之所占與民間之所傳者不知何為一皆忘之明年議廢王后后武氏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皆極口切諫言宜無所不盡而前此所占所傳者亦畧弗之及豈先朝所為言者閉不宣泄雖廷臣有弗知今雖知之而非可顯白者邪意者秘記本無是言太史亦無是占唐人特以武氏非常之禍事定之後而追論之以神其故邪嗚呼治亂信有天命存焉剥床以膚泰山不見亦極可怪駭耳

○天寶中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嗟夫漢文欲作露臺惜中人十家之產而不為而玄宗以一盤之奉費之末年失國出奔至咸陽日中猶未食楊國忠市胡餅以餼民始餼糲飯雜以麥豆皇孫爭以手掬食之湏臾而盡尤未能飽至相祝而泣貴富之

不可保如此前日進食使何在天子不能無暴殄之報而况於人乎肅宗為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半臂臠上顧使太子割餘汚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舉餅啖之上乃悅曰福當如是愛惜明皇於複道窺見衛士食畢以殘食棄水竇中大怒欲杖殺之以寧王諫而止然不能推類也

○唐明皇當潼關之敗遽起幸蜀是李氏之根本未搖而撼之以示其拔也其不至於仆亦危矣盜方欲入室為主人者不思率臧獲而拒之乃委其室以為必走之計則室中之資皆盜之所有彼臧獲者尚誰為守而我何可以復歸乎明皇之幸蜀事大類此然李氏根本

幾仆而復植者徒以其子肅宗在爾論者以子叛父為肅宗罪然則出亡之主復可以君天下乎所恨肅宗之立不在父詔之後功成之日耳

○明皇幸蜀之日過左藏楊國忠請焚左藏明皇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過便橋國忠使人焚橋明皇曰士庶避賊求生奈何絕其歸路即留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之明皇當此奔播而德有不絕於民者如此然則李氏九廟所以復祀者民固亦不能絕之也歟帝之不聽國忠得矣而從其幸蜀之勸則大失計也堂堂殿陛既已不能自立則復何地而可安耶帝之行至馬嵬蓋亦有甚悔者惜乎國忠之

誅不發於未幸蜀之前也

○張均張垧從賊之罪明皇歷言其不可赦者事有在也而肅宗必欲賞其死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肅宗不感恩於君父而私感張氏豈不悖哉法者人君所與天下共之亂臣賊子乃必誅而無赦者也肅宗曰臣不能活均垧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見說然則碼公法徇私情其何以見天下乎肅宗之謂有今日者果由張說父子力邪而欲違君父處分肅宗不惟不知父命且不知有天命矣宋潘祐端平初以進士廷對策曰陛下承休上帝飯德匹夫何異為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為恩私之地歎父母無怒不可得也

○唐肅宗制於張后以疾不朝上皇宋光宗感於李后以疾不過重華上皇自興慶宮移西內怏怏而終壽皇因登望朝露臺聞有呼趙官家者悽然不樂自此寢不豫父子皆相繼而崩嗚呼孝衰妻子萬乘乃若是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李輔國之逆代宗首政之所當亟討者也肅宗疾劇張后召太子欲誅輔國與程元振父子恐致震驚泣不從命是也后召越王係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輔國等知其謀勒兵收係遷后別殿并左右幽於後宮實皆以太子之命也然則太子之命可施於母后乎輔國遷后時帝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宦官宮人驚散明日帝

崩其得於震驚多矣然則輔國獨當爾乎輔國殺后并
係及堯王個太子不預聞乎故也太子之命輔國矯之
也然則太子卽位而不討賊何也后嘗數危太子及所
生興王召卒位始定其召越王之謀若使事成太子安
危猶未可知雖然后則不毋太子無仇毋理當日之事
太子不能靖難凌霄之門而見制於飛龍廐所以貽君
父之憂者罪已難追后事不成而輔國得成其逆此太
子之所爲不共戴天者也所當不俟卽位而亟討焉者
也而代宗乃以爲功而寵秩之司空中書令之兼博陸
王爵之封人臣尊無與二然則削贖春秋之所許乎成
濟不有功於司馬氏乎代宗於臣子之道悖矣輔國之
死也史稱代宗以其有殺張后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
入其第竊其首而去及葬仍贈太傅嗚呼春秋之大義
不明于後世一至此哉

○唐德宗聽政暇博覽群書一日問宰臣詩云呦呦鹿
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楊珣以爾雅藟蕭爲對上曰詩
疏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藟蕭又一日問古詩輕
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卽今之腕釧真
誥言安妃有斲粟金條脫是臂飾時稱德宗好學此特
書生餘習帝王萬機之隙而用心於此亦可惜耳宋呂
原明初作侍講告其君有言人君之學不在於徧讀雜
書多知小事而在於正心誠意少私寡欲區區唐室君

臣蓋不足以知此也

○唐憲宗即位不立后是上缺陰教而下乏母儀也古今豈有外朝當陽而後宮無正位者哉豈有不立后而立太子者哉元和四年帝用李絳言立長子鄧王寧爲太子寧紀美人之子也六年太子寧薨七年立遂王恒爲太子恒郭貴妃之子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子以母貴九年羣臣累表請立郭妃爲皇后是請則既已晚矣帝以歲時禁忌不許帝意以妃門宗彊盛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故託此拒羣臣之請耳自是終帝之世無儷體天下寧有是哉吐突承瓘謀搃國本致澧王惲不得其死王守澄等得弄威福皆內無主母之所致也太

子聞承瓘之謀遣人問計其舅郭釗釗以但盡孝謹勿恤其它爲對此李泌之所以告順宗者有道之言也穆宗長慶四年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昔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以此觀之郭太后其賢矣哉乃其族人無愧汾陽裔矣憲宗之所爲慮者何其淺也大中二年郭太后暴崩于興慶宮宣宗以鄭太后故至不欲合葬景陵禮院坐殿

官焉嗚呼嫡庶貴賤人倫之定位也憲宗不推嫡庶之所由而貴賤之及世一易遂亂貴賤之位而家道不正致使宣宗敢以庶孽弑嫡母崇其所生而黜正嫡之禮者憲宗之過也嗚呼夫夫婦婦天地之常經也憲宗內官郭不受后冊而太后於穆宗之世宣宗意豈不曰郭之爲太后猶吾鄭之爲太后也哉此所以爲憲宗之過也春故推本而言之

○唐李德裕嘗爲武宗言將帥出征屢敗之弊由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又每軍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陣戰鬥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

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露賞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然德裕不去監軍監使者亦勢不可去邪宋仁宗時以宦者王守忠爲都鈐轄富弼言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遂詔罷守忠及後又用王昭明等爲陝西四路鈐轄主蕃部呂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况鈐轄乎卒罷之然其後子孫至以將帥權歸宦者徽宗任童貫軍功封王而啟金源之禍金世宗嘗與丞相 襄議及監軍之事

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取及叔世以內臣監其軍動為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上嘉納之及宣宗自南渡後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為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政終至亡國史臣謂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衰哉

○周恭帝之世陳橋兵變諸將奉趙太祖登明德門太祖命軍士皆還營太祖亦歸公署將士擁宰相范質及王溥魏仁浦等皆至質頗謂讓太祖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周帝出內制書禪位及太宗

即位先命溥致仕蓋薄其為人也

涑水記聞

當日周帝內制

書出翰林承旨陶穀按穀傳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東軒筆錄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軋筆錄其黨所為言宣力者意指前禪文也太祖薄之蓋於穀無所取也穀聞作詩云云太祖薄其怨望自是決意不用然則失節之婦豈後夫之所貴重者乎蕭梁沈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為宜而武帝終不用殆類是已

○宋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以為彥卿名位

已盛不可復委兵柄上不聽宣已出普復懷之請見上
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普
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止諫水王祐事太
祖為知制誥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時魏州節度使符
彥卿有飛語聞于上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
橫以便宜決配而已還朝上問汝敢保彥卿無異意乎
祐曰臣以百口保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
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上怒貶祐行軍司馬華
州安置邵氏聞此一符彥卿也太祖待之始則何厚而
終疑之微王祐則幾不測矣飛語之上聞也母亦趙普
之言之餘而生其疑以致是爾彥卿非普之言安知其

不負宋太祖非祐之言安知其不殺無辜而解軍杯酒
間使下無所恃上無所忌太祖前此所以處石守信王
審琦諸鎮將者固有道矣

○宋太祖謂秦王侍講曰帝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
大體不必學作文章無所用也太宗聽政之暇以觀書
及筆法為意嘗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侍書王著著
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對如前仁睿
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
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真宗嘗
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於規益夫帝王所貴於學
者其在攻書而已乎孝宗即位詔求直言朱熹上封事

言陛下毓德之初躬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
又頗留意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
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
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
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寧宗嘗謂
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中書舍人彭龜年
奏帝王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
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葉味道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
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正綱常以勵
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理宗視朝謂將作監王應麟曰
爲學要灼見古人之心應麟對曰嚴恭寅畏不敢怠皇
克勤克儉無自縱逸強以馭下制事以斷此古人之心
然操舍易忽於眇綿兢業每忘於游衍帝嘉納之若數
臣者可與論聖學矣

○宋曹琮兄女為后皆琮主辦除衛州團練使琮奏臣
既備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緣請託願
致於理時論稱之李繼隆在貞宗朝以元舅之親恩禮
甚篤明德太后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
安門拜箋終不見又常命諸王詣第謁繼隆不設湯茗
第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馬史稱其多智用能謙謹保
身謂此類也宋法外家男子舊無得入謁神宗朝光獻
太皇太后春秋高弟侑亦老帝數言宜使入見輒不許

他日佾侍帝帝復為請乃許之因偕詣后問少馬帝先起若令佾得伸親親之意后遽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史稱后檢柩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此類是也宣仁太后以官冗當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為宮掖先后族當遷者力遏之終后之世不敢改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比之東京馬鄧諸后之賢蓋有過無不及矣

○宋貞宗朝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貸命於橫門決杖二十改配其兵士聲高叫喚乞劍不伏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二十後別取進止處斬尋決訖取旨貞宗云此只是怕決契杖後如此既

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寬恤如此

丁晉公談錄張忠

定公詠因責決一吏彼杖辭不伏公曰這的莫要劍契彼云決不得喫劍則得公命牽出斬之以徇軍吏愕眙相顧自是服公威信令出必行語以貞宗為人主而不肯輕於生殺詠一帥臣也而生殺自由乃如此况兵士於法合死吏於法又止當責決者邪若人主如詠之所為帥臣如貞宗所為乃常事何足記之而時論歸貞宗以寬恤而謂詠有威信令出必行乃為兩得之矣

○宋章獻后傳后稱制時小臣方仲弓上書請依武后故事立劉氏廟而程琳亦獻武后臨朝圖后擲其書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按魯宗道傳章獻太后臨朝

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
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
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然則后之不負
祖宗猶得爲賢母后者宗道之力也

○宋徽宗手詔付趙良嗣者春及見之有御書之寶及
花押卍字可證良嗣當時興事之臣所言歲幣則當時
基禍之事也昔真宗使曹利用議和契丹宰相寇準戒
之曰歲幣過二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二十萬定議
而還宋武不競自彼盛時已屈於外侮然其相臣猶能
有所節制所謂二十萬者移於金至一百二萬而今欲
更加百二十萬無復信約誰能忍此今觀其辭云歲入

有限常賦之外不易出使人言恐大無厭如何教朝廷
出得許多物却又云卿但一一依從應副又云但分明
說與彼有識者必須通曉只是自告艱窘畧不敢爭事
之是非也亦可哀已徽宗常日澁於宴安窮極土木視
財用如泥沙而今苦於強虜之要求至以窘告而又不
敢正言不可更加以怒之蓋如此其凜凜而其身之禍
卒不免也嗚呼豈非萬世之炯鑒哉撫卷之餘爲之三
歎

○吳英問朱子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爲威朱子
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
墻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

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
可以小不忍爲心或問爲政當以寬爲本以嚴濟之朱
曰當以嚴爲本由禮謂盜官非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
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春
以爲所謂嚴者在刑必當罪法不少縱耳若罪輕而罰
重則輕者人必多犯重者上難屢施多犯而難施則亦
非令行禁止之道矣誠齋揮塵錄高宗嘗詔宰相等曰
爲法不可過有輕重惟是可以必行則人不敢犯大重
則決不能行太輕則不足禁姦此太上宮中已試之言
立法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

○丁大全夜調隅兵圍董槐第即漢石顯等急發執金
吾騎馳圍太傅蕭望之第之故智也顯等脅望之猶取
奏於上報可而後敢行大全則不換章下輒以臺檄調
兵而有與詣大理之給無君之罪視顯等爲甚馬望之
自殺漢元猶加責問顯等槐之出三學諸生紛紛論列
而理宗曾不一問何哉漢元不能正顯之罪中主羞之
若理宗之容保大全又元帝之不若矣

○金法以杖折徒虐於肉刑百司姦賊真犯此可決也
而微過亦然風紀之臣失糾皆決考滿校其受決多寡
以爲殿最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禮終金之代忍耻
以就功名雖一時名士有所不免至於避辱遠引罕聞
其人故論者於教愛多廉之道徃徃致太息焉而史謂

世宗臨御法司奏讞或去律援經或揆義制法近古人君聽斷言幾於道鮮有及之者今考其時若焦旭爲大興令攝左巡警使以杖親軍百夫長有司議其過當杖決世宗曰旭親民吏若因杖有官人復行杖之何以行事具令收贖是已然後旭爲右巡警使爲御史所劾至被杖百八十又何與前言背也旭坐削階爲大名府推官獨非親民吏乎世宗嘗以有司市麪不時酬直怒監察御史不舉劾杖責之叅知政事程輝曰監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世宗曰職事不舉杖之何不可輝對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世宗行事如此寬猛出入蓋不能無過中處史氏之言無乃

亦溢美乎

○金世宗虜中之令主其議論行檢自虜中求之謂之堯舜亦何不可然用夏變夷乃其有中國之第一義而意獨若弗屑焉者何也世宗命衛士不閑女直語者並勒習學仍自後不得漢語又詔女直人不得效漢人服飾違者加罪是非真國人不可變而夏也世宗嘗謂宰臣曰朕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又謂皇太子諸王曰汝輩自幼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言語或不通曉是忘本也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

曰女直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者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不可忘也又論漢語與女直語以為習本朝語為善不習則淳風將棄事當任實一事有偽則喪百貞凡事莫如真實世宗所以拳拳於虜俗者豈是自安其陋只緣當時中國俗習澆醜反不滿其意耳朱子門人有言葛王仁政中原呼為小堯舜者朱子然之而又疑其終不能變夷狄之風夫夷狄之風世宗誠有不能變者抑當時中國風俗不足彼與易耳世宗問臣下事或不能對世宗曰朕雖退朝留心政務不遑安寧卿等勿謂小事非帝王所宜問以卿等於國家之事未嘗用心故問之耳又曰朕事無大小常親覽以不得人故也如更得久寧復他慮然則當時孰有以堯舜之道陳於其前者乎史稱世宗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於訓辭而群臣偷安苟祿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嗚呼有君無臣乃如是夫大定一傳而為明昌永安之治正禮樂脩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豈不粲然可觀而金源氏從此衰矣春於是知中國末世之風倍曾夷狄初起時不若也可勝嘆哉

○孟珙蒙韃錄稱其國人性淳朴有太古風可恨金虜叛亡之臣與虜乃鑿混沌破彼天真教以奸計為可惡也夫金虜之奸計其後來中國末世之風倍染之而以

教蒙韃而又壞之如此春以是益知中國末世之風俗
曾夷狄初起時不若也可勝歎哉

○晉書赫連勃勃以鐵伐為氏曰使我子孫剛銳如鐵
皆堪伐人也按契丹國號遼實以鑛鐵為號女真國號
金亦是取義堅剛夷狄之見千載一律北魏拓拔氏曰
元蒙古國號元其取義不同而名自符會如此

餘名序錄卷四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屬病卷之五

內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郴州知州張汝賢

重刻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
士庶咸辮髮椎髻深檐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辮
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
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

太祖心久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
束髮于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
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屯青字頂巾紫紅
絲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

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綃絹其樂妓則帶明角皂
襟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辮髮胡髻胡
服胡語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斷自

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

○秦不師古漢興三代時大法制槩不能復而文爲之
未存者亦十無四五爰及兩晉五胡亂華漢家文物又
復失之元魏之後中華從事胡服金元之後齊民盡習
胡語若夫胡俗在天下者要不能無也非天生我
祖宗出而正之斯世其混沌矣乎

○洪武二年命省部官會太史令劉基參考歷代朝服
公服之制凡大朝會天子衮冕御殿則服朝服見皇太

子則服公服仍命製公服朝服以明初百官是年又給賜
朝臣袍帶二千八百一十三人先是禮部言各官有先
授散官與見任職事高下不一者如御史前授朝列大
夫澧州知州而任七品職事右司郎中前授亞中大夫
黃州知府而任五品職事散官與見任之職不同故其
服色亦不能無異乞定其制乃詔省部臣定議於是禮
部奏唐制服色皆以散官為準元制散官職事各從其
高者故服色亦因之國初服色并依所授散官蓋與唐
制同

上曰自今服色宜準所授散官不當計見任之職於是
所賜袍帶皆從原授散官給之

○洪武二十二年爲中嚴巾帽之禁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兩帽公差出外許戴笠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負出外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楹腦官下舍人并儒生吏負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洪武二十三年申定官民服飾先是

上見朝臣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命禮部尚書李原明國子司業龔敷叅酌時宜俾存古意原明等議定凡官負衣服寬窄以身爲度文官長自領至裔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尺袖

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武服同耆民儒士生負制同文職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去地七寸袖椿廣一尺袖口僅出拳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椿廣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從之頒示中外

○洪武二十四年定生負巾服之制襪衫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線縑軟巾垂帶

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農拙業也不如商賈今制農民之家許著油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著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著油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國家於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然貧者何處得穿油紗富者自不求戴笠今之商賈姑以衣服言之其止用油紗而已乎教坊司伶人制當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女妓冠襜不許與庶民妻同庶民妻女用袍衫止黑紫桃花及諸淺淡顏色其大紅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藍絹布為之女妓無帶所以別良賤也伶人婦不許戴冠著襜子樂工非承應日出外不許穿靴所以賤之如此而今有遵此制者乎

○我

太祖高皇帝徵時嘗託身濠之皇覺寺旋丁兵亂寺僧散去

上祝伽藍神以竹筊卜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以陰報祝訖擲筊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其歎我從惟而後昌乎則請如前於是再擲如前上驚悔以為難復祝而擲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歸滁陽時至正壬辰閏三月也昔宋太祖徵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筊因取以占已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筊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得宋

入記之謂天命素定如此晏元憲為留守題廟中詩有
庚庚大橫兆警欵如有聞之句蓋謂其事與我
太祖事亦何其相類也

○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
廢侍養乃垂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為孝行焉此與郭巨
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
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
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
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况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
幼子乎放廢不忍君子羨之况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
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

或曰苟為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
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
焉得為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
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微幸於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
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
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然
則宋文帝勅榜表世通門為孝行非可為法者也韓退
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國初青州日照縣
民江伯兒者母病剗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
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

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
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
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託良醫嘗進美藥
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
臥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
害為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以冰
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祧乏主豈不反為大不孝乎
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為詭異之輩以驚
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
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
病醫治不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以冰割股亦聽其為
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太祖之識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

○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觀唐宋刑統可知勅令則
世自為格宋人勅重於律斷獄用勅勅中所無方用律
朱子嘗病之勝國笞杖十減其三笞當止四十七杖當
止九十七及後斷獄七下至五十七用笞六十七至一
百七用杖麗徒杖數亦然則是反加十也大德中刑部
尚書王約以為言乞不能改國初刑亦重事取

上裁榜文紛紛洪武末年更定新律刑官始得據依以
為擬議輕重歸一後又申明大誥罪死外笞杖徒流俱
從減一等論累朝遵之而法外遺奸則不免時有條例

之議然條例特用輔律之不逮耳律中所無方用例寬仁之政於是乎度越于唐宋矣

○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宇皆作萬云出內閣意景泰中幸太學謝表內閣自為之中有管窺霄蟲測海句蓋亦避天宇也時有識者嘗詫其事

葉文莊公正德水東日記

初賊閹劉瑾擅政禁臣民不得用天等字為名如郎中方天兩但令名兩叅議倪天民但名民之類中外紛紛尤為可異昔北朝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末世之令非後人所宜效而宋宣和中宰相蔡京用給事趙野等奏凡世俗有以天等字為名稱者悉皆禁革前後共禁八字犯天宇者方天任政大任

方天若改元若甚至承天寺亦改能仁寺焉當時識者憂之瑾目不知書故事豈其所襲明年瑾以逆誅無天之罪其兆於是乎瑾誅而禁廢近有詔人復其舊名矣○英宗初立年在幼冲朝廷大政承張太皇太后指裁為多

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榮被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英宗東立英國公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之人皆有獎勵之辭及溥乃歎曰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

仁宗監國于南時

太宗方寵漢賅人有代嫡意溥以翰林學士切諫下編衣獄者十年

仁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遂爲大學士故

太后有是言因顧

英宗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

太后顏色頗異曰汝侍皇帝居起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加刃振頸

英宗跪爲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能聽帝暨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

太后駕起詔

英宗賜英國等酒飯乃出嗚呼

太后其所謂女中堯舜乎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清理之治母坤儀天下之力也

太后正統七年崩溥爲鄉人泣而云此時二楊已物故公亦老病不久得謝蓋有傷於時事也十四年土木之禍振實爲之

○內監虫蟻房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皆畜焉弘治初議放省之以減浪費所司白虎豹之屬放即害物欲殺恐

非諒闇新政左右以為疑

孝宗曰但絕其食令自斃可也

○職方舊按中得一事近弘治七年朝鮮之海南夷有輸米其國而覆舟於海者夷賴浮板半無死隨漂抵依岩都海中地名值巡海官軍舟至載入浙境事聞

朝廷令給衣糧館伴遼東示以歸路夷自陳本國米盡失歸將不能自明罪必死詔差通事二人送之仍勅彼國主憫其情毋事斂罰我

天朝撫存異類恩一至此其致四夷之賓服也固宜

餘冬序錄卷五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則余卷之六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郴州知州張汝賢

重刻



莊子曰為天下者奚以異乎牧馬哉去其害馬而已矣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耨田去其害苗而已矣

○黃帝問途於牧馬童子因問為天下小童曰為天下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退此事雖莊生寓言所謂去其害馬者之言真為天下之道矣莊馬蹄篇數百言無出此一言者秦穆公使賈人載盜賈人買百里奚使將車之秦穆公觀盜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

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
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
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曰吾悅夫奚之言公孫支乃
致上卿以讓奚公從之公與奚坐之言今不可知即奚
之牛肥所以對公者知公之悅奚能治國矣知奚後來
之治秦國之有道矣漢卜式當武帝時上書願輸其家
半助邊不報後上思式言召拜為中郎式辭上曰吾有
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襦而牧羊歲
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上以式為奇拜
為緱氏令試之緱民便之式在漢廷本無奇節而其言

有契先哲若此見奇於上夫豈立不宜縣令固不足盡其
能也今士大夫言及式多蓋甘其所為考其治民有如式
之牧羊者幾人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者
則必為之求粟與芻矣求粟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
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嗚呼今之人豈惟不知為求粟
與芻將并其粟與芻而竊之斯民柰之何其不重厄也
○說苑百里奚始為人牧牛秦穆公見百里奚問牛何
肥也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
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宰相之史記卜式初牧
羊百餘一歲羊致千餘武帝令牧羊上林中歲餘羊悉
肥上過而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如是也上以為賢拜

緱氏令百里奚之才大而才見於牧牛卜式之能小而能表於牧羊然張秦穆漢武之明則亦不能知其才與能也

○楚平王十年吳之邊邑卑梁女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楚伐卑梁人梁大夫怒發兵攻鍾離楚王聞之大怒吳亦發兵使公子光攻楚遂滅鍾離覲史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田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因往夜竊搔梁瓜皆焦死梁亭欲往報搔瓜宋就不可令人竊為楚亭夜灌其瓜日以美楚亭察之則梁亭之為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乃謝以幣而請交於梁王說夫爭桑灌瓜為惡與德事端甚微而一以成兩國之闕一以交二主之歡害利相去天淵如此易謂君子作事謀始有以夫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怒將殺之申生奔新城自伏劍死夫母愛者子抱獻公溺驪姬之愛矣姬之讒豈生其罪有以來之生不以罪去其子不得立也公告里克曰寡人有子未知誰子當立是時也申生已為太子乃曰未知誰立豈不為奚齊而云爾乎克退以告生亦喻其意矣使即是時見幾審兆虛儲副之地聽所相馬姬之讒喙當不柅而止新城之事何有哉惜哉申生不得為周泰伯其所以自處者蓋有所未盡也

○痛哉申生可謂為人之所難為其所處特未善耳父子之恩本出天性以父殺子是為不慈為人子者豈可以陷父於不慈然至於自赤其刃以墮遺體亦不得謂之善處矣晉獻公溺於後妻之譖欲致殘其嫡子是人倫之變也善處人倫之變直法諸舜而已舜父瞽叟聽後妻言愛少子象嘗欲殺舜豈不亦猶獻公之所為乎然舜不失子道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是以卒也致瞽叟之底隙而有以全其天性彼獻公初意不過欲得太子位以立奚齊耳其告里克曰寡人有子未知誰子當立是時申生已為太子乃曰未知誰立豈非為奚齊而云爾乎克退以告申生申生當時亦喻其意使即移

病請命虛儲副之地而聽所植焉則上順於親下友於弟而身享讓國之譽姬之讒詠當不枕而止申生何至有新城之事哉且申生之忍於伏劍蓋不欲彰父之過而不知此正為彰父不慈之過也欲不彰父不慈之過必若大舜然後可免一而曰勇不逃死然則舜所以不厭廩上不泥井中者怯乎哉昔者魯子耘瓜而悞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仆地有頃始甦孔子聞之謂門人曰參來弗納也以子與不舜若也若申生者能若舜乎重耳而言而兩拒之既不忍君以恨終又不欲君惡聞於列國及刃即頸猶愿君老而勸狐突出而佐之其中心愛父之心惓惓與一死俱已其謚為恭在此吾特痛其

所處雖恭而猶未臻於善耳後世乃有如漢據之所為者噫彼何人哉

○公羊春秋趙盾晉_卿而食魚殮儉也戰國策孟嘗君上客食肉中客食魚孟子自言所欲不可得兼當舍魚而取熊掌王安石謂魚羹飯何處無之古人不以魚為首味也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年趙咨令東海雙枯魚噉之二年不盡人衣食每如是寧復有寒饑之患貧_之之耻乎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為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庭曰殺人者臣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

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而死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韓詩昔人之稱奢如此孟子謂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之計奢獨不可行歟追殺人者則其父也何不與之而偕亡也舜不在執法之任而身又君也奢有不同故歟既已亡矣則無執法之任而非楚之臣矣奢計出此身可不死而父亦可以無罪不還返言於庭而父殺人之惡不聞于人亦得所以為父隱之道矣乃持區區之信以伏斧鑕而搏司直之譽可哀也哉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誅之直躬

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南梁吉盼父任原鄉令為姦吏所誣罪當大辟盼年十五乞代父命高祖勅廷尉蔡法度取其疑實盼詞不移初見日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大械更著小者盼弗聽曰死罪之囚豈可減乎法度具以聞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盼曰異哉王尹何量盼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盼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觀諸盼也所存益有以明直躬者之無所逃於死矣

○母子之恩不可解於心者也夷狄禽獸皆知有母而鄭莊有城潁之誓吳起為衛門之盟莊公幸悔於考叔而起終絕於曾子悲夫姜維之母不能歸其子溫嶠為子而不見留於其母賢不肖雖不同其以物累滅天性一也

○子絕母非人理也鄭莊實母城潁而為不及黃泉無相見之誓既而悔之理在人心有不可得亡者故於潁考叔賜食舍肉之事遂有感焉考叔於此直就倫理論之違逆誓而歸順德其誰曰不然而必為泉隧以文其悖吾無取焉耳矣

○春秋外傳周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

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康公不獻
一年王滅密內傳晉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
甚美必有甚惡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必有禍叔向
懼不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後晉殺祁盈及楊食我
遂滅羊舌氏甚矣叔向之母之言之以康公之母也后
夔之德不能消有仍氏之禍孰有以德自命而堪女色
者乎孰有近女色而謂有德者乎老子曰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可欲之物豈不甚可畏哉

○魯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公謫之夫人日云云謫
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公之辭齊侯
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馬擗

幹而殺之同孰謂謂莊公也然則魯國之祀其移於姜
氏矣不然也魯聖人之後也以周公之功之德天决不
絕之於非類而齊侯之子云然者傳不云夫人諸公乎
即有之桓之志辭耳桓三年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
卯子同生春秋十二公無書其子生者公羊以為病桓
之辭其病乎桓後來同非吾子之辭故也同生在其母
至之四年而曰齊侯之子可乎書子同生而日以謹之
豈當時或有嫌焉而欲著其生乎其以釋傳聞者之疑
故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
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廐射而殺之
徵舒孰謂謂夏姬之子也此魯宣公十年事杜預云靈

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徵舒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耳春惟桓之志辭類此魯也夫婦以恚陳也君臣以戲齊何有乎兄弟夏何有乎父子人道之瀆也一至此哉人道絕矣何有乎朋友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執之勝與臧之死也其禍至臧祁氏羊舌氏羊舌氏之子叔向所娶夏姬之女所生之子也

○石碯諫衛莊公曰愛子教之以義方碯非不知於子乎教者然其子厚從州吁遊而不之禁異日州吁以逆誅遂併其子殺之使碯素有義方之教弗納于邪其子豈至是乎嗚呼碯非能愛其子者後世以大義滅親許

碯為純臣碯不得為慈父矣

○韓非子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飢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殮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仲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司馬史記韓信始為布衣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嘗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為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夫施人者不求報當如漂母不當如封人受人施者不忘報當如韓信不當如管仲仲父之言正矣我何以報子心無乃失之忍乎淮陰之言陋矣吾

必有以重報母情固有所不容已也

○齊桓公會飲群臣鮑叔牙奉觴起曰願公無忘在莒特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效箴規於晏樂之間勉強盛如艱難之際叔牙一言而君臣兩戒焉其後仲謂桓公亦曰願公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此齊之所以霸也漢馮異舉以告光武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無忘巾車之恩唐魏徵舉以告太宗曰願陛下不忘布衣徵不忘叔牙之為人也君臣之間當如是矣

願陛下無忘在齊時臣無忘渡江時

○管仲寢疾桓公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被政我將安移之鮑叔之為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然不

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

忘漢竇嬰為丞相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

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

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孔子曰伯夷叔

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假令夷齊執政其不免亦容惡

乎善惡敵也水火不相容誰能兼之嗚呼惡直醜正實

蕃有徒盜憎主人民怨其上昔人之言有明驗矣君子

何以處此恩欲已出怨使誰歸君子之善善長而惡惡

短也其無意乎桓公出遊見亡國郭氏之墟而問於野

人野人曰郭氏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

美行也其為墟何也野人曰郭氏善善而不能行惡惡

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子路問孔子治國之道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也雖欲無亡得乎諸葛孔明之治蜀能度外用人而繩人之法未嘗不嚴李嚴廖立死而不怨非諸葛之開誠布公見於平昔之舉措其何以服其心哉

○老泉著管仲論曰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而其言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不可近而已以爲仲罪吾觀仲書暨列子呂氏春秋先秦諸書載仲臨死之言所以薦隰朋者不一而足然則仲曷嘗不舉賢以自代哉老泉稱仲書論鮑叔賓胥無之

短而不及隰朋之長何也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仲有以知桓公之不能用其言矣

○管仲論三豎非人情不可近而桓公卒近之三豎卒以亂齊樂羊爲魏將伐中山中山人殺其子而遺之羹樂羊食之中山遂降魏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疑之誠是也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見暮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新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其令免之誠是也

○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其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也而不

備鄭鄭人襲胡取之鄭人非不用其臣之謀也而關其
思以戮非以其謀之忠戮也以售詐也其子非不愛也
而胡以滅其所以為親愛者非也以市利也嗚呼春秋
之時而有是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也後世何歎焉

○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
忍繼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
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
曰夫一麇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魏文帝納甄氏生
子叡而甄氏被誅帝與叡獵見子母鹿帝親射殺其母
令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
帝為惻然乃立叡為太子孟子不云乎不忍之心人皆

有之所患不能推耳人之心皆有此仁也故惟仁能易
感人仁莫切於親親也故惟親最易見仁秦西巴不忍
於麇之母雖迂季孫之意而卒召以傅其子曹叡不忍
於鹿之子遂能回文帝之情而得立為太子然則四人
者孰無不忍人之心哉能推是心則仁不可勝用矣他
日叡為帝郭夫人有寵而毛后以愛弛賜死其為忍乃
有甚於其父之所為者夫婦之愛而弗終如是是心何
在欲推之於政及人與物其可得耶

○孟孫獵得麇秦西巴放之違孟孫屬以持歸之言而
孟孫卒召以傅其子曰君不忍麋之子能忍吾子乎唐
楊憑為李夷簡所劾貶臨賀監人無往視者徐晦獨送

憑藍田不顧夷簡之怒而夷簡復表用之曰君不負楊
賀監肯負國乎宋趙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
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即丐祠
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
如此肯負國乎嗚呼人之立心固自不可不近厚哉而
識者於此有以得其人矣

○齊景公睹彗星使常伯騫禳之晏子曰彗又將出彗
星之出庸何懼乎此非善曉君之言彗星之出而能懼
彗可無出矣不懼彗星其灾何弭晏子宜曰彗星不可
以人禳君盍修德自禳之君不脩德彗又將出

○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

之沒金飲羽下視其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迹渠子見
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况人乎王充論衡作養由基見
寢石以為虎射之飲羽精誠所感不過入一寸耳今勇
夫卒見寢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跡乎充之所辯陋哉
漢書李廣守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沒
鏃視之石也明日復射之石不能入矣葛洪西京雜記
洪以問楊雄雄曰至誠故金石為之開洪曰昔陳綰入
山采薪見墓前石馬謂鹿也斧缺柯折石馬不傷傷者
亦不成何金石所感偏乎雄無以應之此事正不當舉
其似者為疑春按後周書李遠嘗校獵莎柵見石叢薄
中以為伏虎射而中之鏃入寸餘就視乃石也太祖聞

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爭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

○屠岸賈事史記趙世家在景公二年乃春秋魯宣公十二年也又十五年殺屠岸賈復趙武田邑春秋成公八年也是年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趙盾同趙括左傳并記立武復田邑事註云終就之耳非此年也史晉世家同左傳而趙世家不知何以又相桡鑿如此同括之死春秋書晉殺之不曰屠岸賈者不罪賈之擅殺也君父之賊未討世仇之可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焉賈之殺之所以爲晉則雖曰晉殺之可也嗚呼趙盾之罪於太史秉筆之日有定獄矣看歸不討穿太史以爲戎首晉

嗣君諸大夫之不討盾其無罪乎盾獲考死牖下晉於是乎失刑矣賈一人綿力弗及報仇其敵而報於其弟若子晉于是乎失刑矣春秋書殺大夫非謂同括而無罪也以譏晉也吾於賈乎何尤

○程嬰既立趙氏後欲自殺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固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今下報爲不成遂自殺也或曰過哉嬰之自殺爲死者有知也死者誠有知趙武後來之事宜無不知而茲我報乎死者無知也而我何報乎或曰嬰之謂下報者欲以死自見其義耳欲以死見下宮之難非其不能故耳春謂趙武之事嬰杵共之今日事成嬰不忍獨生而食武報故耳知

否非所計也嗟夫死生亦大矣古人不肯欠人一死如此其心不苟安一日之生如此

○晉及齊戰于鞏齊師敗績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魚爲吾望子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晉及鄭戰于鐵鄭師敗績趙簡子曰吾伏殺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衛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卹良曰我兩

勦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君子觀晉及齊及鄭之戰諸子處功名間一則曰何力有焉則莫不致其讓焉一則曰我上也則莫不致其競焉其儕輩同然一辭其得其失不亦可自見其端乎書曰爾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爾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嗚呼烈士殉名夸者死權忠詐之在人雖臨歿而不能自己也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躡下於我畢矣於是靈公弔而問之其子以告公曰寡人之過也殯之客位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此以尸行其忠者也吳起相楚楚之貴戚盡欲害起及悼

王死宗室大臣攻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盡誅射起而并中王尸者蘇秦在齊齊大夫多與爭寵而使人刺之不殊而走齊王求賊不得蘇秦將死謂齊王曰臣死後王車裂臣殉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齊王如其言殺蘇秦者果自出王因而誅之此以尸行其詐者也嗚呼可畏哉

餘冬序錄卷六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室阜卷之七

內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郴州知州張汝賢

重刻

鮑焦衣敝膚見挈畚採蔬遇子貢於塗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乎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食其土非其世而採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之有哉鮑焦遂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嗚呼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媿而輕死如此夫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夷齊之薇非周土之毛乎世蓋有以子貢之言議夷齊者孔子不云乎觀過斯知仁矣

鮑焦事見韓詩外傳如此又風俗通云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

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
所種也遂強嘔立枯而死此後人所傳亦一事也方孝
孺作伯夷論曰天下歸周天之命也潔身自遠斯可已
矣何乃耻食其粟獨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春按
齊書太祖與崔思祖書曰不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安
得息談是知為是論者前有人矣晉糜元吊夷齊曰五
德更運天秩靡常既
有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終於虞舜禹殄於成
湯夏后之末祀亦殷世之所亡若周武為有失則帝乙
亦有傷子不棄殷而餓死向獨肯周而深藏所行誰路
而子踵之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其
弗諒夷齊之
心亦甚矣嗟乎以孔子之所謂賢人孟子之所謂聖
之清者而猶不免後世之指摘可畏哉彼鮑焦所謂效
夷齊者非邪斯過乎中者也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古史
齊採薇野有婦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
木也於是餓死鮑焦食棗為人所詰正與一詞矣

○君子脩身之道在乎隨事加省言與物未有無因而
至吾前者無因而至君子必自反也魯君問柳下惠吾
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
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齊傷魏女來造晏子之
門晏子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為見奔殆有悅內之志哉
柳下惠之所以自反如此楊伯起故人之金得至其門其
能無內自訟耶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
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詔左右曰醫之
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在血脉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

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
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
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
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在
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
日桓侯體疾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太史
公曰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疾可已身
可活也桓侯豈非周子所謂諱疾忌醫寧滅其身而無
悟者歟蘓軾告其君曰言之於無事之世者易以有所
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
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

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嗚呼此桓侯扁鵲
之事也軾他日又曰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
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天下有治平之名
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
測者也今夫病者悅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
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
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
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嗚呼此桓侯之事也三代而下中
材之主能決不為桓侯者少矣此蘓軾之所以為憂而
以告其君者也

○齊臣梁丘據之諫景公也於內房晏嬰之諫也於外

朝而景公親據然據倭而嬰忠也趙厥之諫簡子

也簡子謂其必於無人之所尸鐸之諫也質於衆中必

使其媿以為厥也愛我鐸也不我愛而不知厥回而鐸

直也宋朝宰相奏事留身君子猶在可疑况小人乎

○晏子春秋齊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暴病死景公怒

欲殺養馬者晏子曰請數其罪然後殺之於是數之曰

爾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一死罪一又殺公所愛

馬當死罪二使公以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怨吾君

諸侯聞之輕吾國汝一殺公馬使公怨積於百姓兵弱

於鄰國當死罪三公喟然曰赦之也向說苑景公好弋

使燭鄒主鳥亡之公怒欲殺之晏子曰請數之以其罪

乃殺之於是召燭鄒於上前曰汝為君主鳥而亡之二

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

吾君重鳥輕士三罪也公止勿殺而謝之此特是一事

傳者異詞耳東方朔別傳武帝時人有殺上林鹿者帝

怒下有司殺之朔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故

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

匈奴即有急惟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釋殺鹿者罪東

方朔之言晏子之智也此視力諫而強諍者何如哉史

記滑稽傳楚莊王所愛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
椁大夫禮葬之下令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入哭曰馬
者王所愛也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

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
王於是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久聞也秦始皇嘗議欲
大苑囿優旃曰善多縱禽獸其中寇從東方來麋鹿觸
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漢武帝少時乳母東武侯母者
帝壯謂之大乳母其家犯法當徙母入辭既去疾步數
還顧郭令人罵之曰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尚須
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下詔無徙乳母
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可解紛者嗟夫三優之言則
善矣嬰朔二子吾不能無譏君子引君當道所以陳善
閉邪者不如是也二子之言其不近優矣乎東篇乞火
物有相感
事有達可

○晉敗齊師齊侯入壁司徒之妻問君免乎曰免矣鉞
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
侯以為有禮而封之雖然壁司徒其所天也臣之於君
子之於父妻之於夫皆天之所在禮有序及義無偏視
壁司徒之妻問其君父之餘獨不當問其夫乎雍糾之
妻問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
嗚呼此所以為亂之道也

○國語載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好內女死
之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從禮而靜是
昭吾子也其言如此戰國策則云公甫文伯病死婦人
為之自殺者二入其母不哭也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

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死者十六人是其於長者薄而婦人厚也豈文伯母戒其妾後而復有死者故有是言也耶文伯母能以令德明其子者吾知其無是言也檀弓篇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又曰文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何哉考韓詩亦云爾承妾而誤也

○楚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侵境不絕於寇群臣皆怨於是子常用司馬成言與昭王共殺無忌滅其族國人乃謗止後吳再伐楚入郢昭王奔鄖而卒返國楚得不亡人知吳入郢者信讒之報而余以為昭王之得不亡者又誅佞人之力也吳王夫差聽用宰嚭殺伍

子胥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問駱快然悔殺子胥而欲殺嚭於是駱復止之夫差之近邪遠忠驚矣不明父矣至是因駱一言快然有悔而駱以殺嚭為二子胥何其悖也謂亡國有證殺嚭無益可也神人之忿獨不當以少謝乎考左傳子胥之死與吳越春秋夫差悔殺子胥而欲殺嚭皆在魯哀公十二年而吳之十三年也明年始有黃池之會使嚭先已誅死太子友之諫可入其事當止越不得乘虛而為熊夷之師矣吳亡在哀二十二年駱而果有為者與王誅嚭而反前之為睦鄰卹民十年之間雖遭越患豈遽至不能國哉楚得不亡而吳亡楚能誅無忌而吳不誅嚭之分也駱吳之宗室臣也處

忠邪間蓋獨知之而贊助攘斥之功不少驟見何哉伐齊之役前勝未期內敗已告而駱猶勸王前進執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行事如此則亦齷之類耳肉袒膝行請成于越不得涕泣而去善謀人國者豈至是乎視司馬成子常輩死有餘辱矣

○左傳楚平王爲太子建聘於秦費無極與逆王聽無極言遂自取之無極自知闔罪於太子建矣無極之讒蓋自茲始然則太子建伍奢父子之死之亡羸氏其禍基也平王卒令尹子常以太子壬弱其母非嫡也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欲立子西子西不從乃立昭王明年殺費無極未十年而有柏舉之役吳入郢壞宗廟

徙陳器撻平王之墓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其君之毋者此其禍羸氏基之也列女傳楚平王伯羸者昭王之毋也吳入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羸伯羸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受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拋拋異中櫛所以絕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男女之失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

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妾聞生而奪不如死而榮於是
吳王慙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未巷之門皆不釋兵
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嬴氏蓋冰不明夫婦之道者而
見攘於所聘之夫之父人倫亂焉以基無窮之大禍所
以辱其生者甚矣闔閭當日若致問前事何辭以對嬴
氏之言足以慙吳王持刀閉門足以自潔而不能誓死
於入楚之時吾不知其何也

○吳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
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
期吳拔六與潛破楚入郢秦攻趙應侯使人行反間於
趙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

矣趙王因使括代頗將以擊秦秦大破趙軍於長平降
其卒四十萬人嗟乎常之不如期頗之勝括敵國能知
之為其君與其同國之臣而獨不知何耶二國之敗亡
人皆曰聽言之過也而春以為不知人之罪也

○伍子胥以吳伐楚入郢求昭王不得掘平王墓鞭其
尸父讎報矣獨處宗國有未盡者昭王之出奔也鄭人
欲殺之隨人欲殺之子胥是時若復假闔閭力立公子
勝而君其國謝去吳師楚國其不既定矣乎而秦兵何
辭以加我吾之所謂倒行而逆施者其不可善終乎子
胥此舉死生以之父兄之仇既報其身何惜昔者程嬰
事成而自殺胥誠已立勝相之可也以死下報父兄告

成事焉可也而慮不及此卒乃刎頸爲錢之劍等死耳
死非其所惜哉

○伍員將兵伐楚五戰入郢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
百然後已何子曰子胥此舉能報父之讐言矣而君之讐
亦不可不報也羊建故楚太子子胥父子皆事之固嘗
以爲君矣鄭殺其君則我與鄭亦不當共戴天者也豫
讓之於襄子亦猶子胥之於平王也挾匕首入塗廁必
欲得其肉而鬻之則報君之讐言亦當如報父之讐也而
子胥于鄭乃不一問何耶彼豈其勢之不可耶則伐楚
之師迅奮震蕩威疊乎遐邇當其衝者魂駭膽碎直擣
郢都如風掃敗葉以楚素號強敵且莫能支如此矧區

區瑟縮骸骸之鄭平其勢易於豫讓多矣子胥誠當此
時反旆而西鼓其伐楚之師而爲問鄭之舉吾知鄭之
君臣將延頸待罪甘心而服斧鑕我於君父之讐言可脫
腕而兩報之矣何謂勢不可哉或曰此非子胥之所得
專也所以號令而驅使之者闔廬也子胥雖欲報君之
讐言其將遂平噫子胥亦不欲報君之讐言耳如子胥欲報
君之讐言而言之闔廬必從之而伐鄭矣何以知之鄭黨
於楚而踈於吳亦有婚姻之雅手足之接固闔廬之所
不厚者也闔廬擊楚將子常而鄭匿之此尤闔廬所甚
忿憾而不平者也忿憾不平之心既存而又人從而啟
之如蓄火然人則風之則其發也必暴而不回子胥爲

闔廬肺腑之任伐楚且隨之矣復何慙於鄭哉於楚而
勝之矣又何憂於鄭哉嗚呼此忠臣義士所以不能不
深為子胥惜也吾觀子胥之自勉與其兄之勉之者固
專在於報父之讐言而已然其亡也不之他國而之宋以
佐太子建而奔鄭建遇害於鄭則又與建之子勝奔吳
迫於昭閔而不忍棄並耕於野者五年而不忍離則其
心亦曷嘗一食肯忘君哉而獸不報君之讐也方昭王
之出奔也楚之宗祀無人矣子胥能盡縛芊氏之族而
碎於刃乎能盡挈全荆之版圖而歸吳之囊橐乎殺乃
公者平王也至若建則故楚太子而子胥所視以為君
者也建之以讒去國人蓋嘗悲之矣今其子勝存焉使

子胥而立勝國人其有不願戴者乎夫如是縱闔廬不
聽吾伐鄭而吾得與勝圖也後日之舉亦未為遼矣此
心昭昭無負君父為申包胥者安能有辭以責我為秦
哀王者又安能以兵加我哉何子胥其不此計也張良
之從沛公蓋欲為韓報仇也子嬰誅而成王立則復辭
漢而歸韓萬世之下稱其有不忘故主之義而功名次
之子胥能若是乎則又可以塞宰嚭之口卻厲鏗之劒
於夫差之世矣豈但申包胥之無辭而秦哀王之不加
兵哉子胥既死勝歸楚欲伐鄭而不克殺令尹子西而
遂大亂卒之自刎山林棄骸無掩豈不痛哉噫子胥既
不報君之讐言又不立君之子是以既不能保已之身而

又遺勝之既夫差固無顏以見太子建哉

○楚平王殺伍奢奢子員以兵兵入楚遂鞭平王之尸
晉文帝殺王儀儀子哀未嘗肯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
哀同時有嵇紹者父康亦為文帝所殺紹用山濤之薦
復為晉臣晉史以哀列孝七人傳紹列忠義傳桓溫之言
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者廿八信乎康臨刑謂紹曰山公
在汝不孤矣紹所以聽濤之舉蓋其父意不然棄父事
讐之罪紹不得以山公之言而自解也噫子胥生楚哀
生晉者也君非罪殺其臣而君之子得讐焉以孝治天下
者其無傷人子之心哉

○越王勾踐以種蠱計滅吳而霸蠱謂種曰越王為人
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富貴而種不去後卒
被誅唐玄宗以王琚等計受內禪功封國公眷委特異
或說帝曰王琚麻嗣宗譎詭縱橫可與履危不可與共
安帝遂疎之史稱越無恩信矣如琚等之不獲善終亦
豈玄宗無恩之故哉或曰椎邁之才不用其奇則厭然
不滿斯人誠不可共治平然則君臣之間每以自反可
也

○卞和獻璞而兩遭刑所以遭刑者璞累之也然則和
何其不能忘情於璞也和以為此有玉焉不識之則已
既識之則不得不獻之也何也和以為此玉於此璞中

人莫識也而識之者我也玉幸我識之而我不獻之則我負此玉王將無所復望我罪則重於不識者此所以兩遭剛而猶獻也嗚呼世之人孰有如和之用心者耶何但乎臧文仲子西晏嬰之得罪於後世也世之人柰何不如和之用心吾未見薦賢之得罪也

○楚子發好求技道之士而善為偷者在禮馬公孫龍在趙願與有能者遊而能呼者與籍烏卒之善為偷者却齊師而能呼者通燕使然則鷄鳴狗盜田文之所不棄而亦賴其力者蓋其人其時乎爾也

○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

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政不可以苛獨不聞子產相鄭乎其掄材推賢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畧者不問其所短有厚德者不非其小疵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遼蕭韓家奴重熙中為彰愍宮使帝問卿有異聞乎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為盡美不知其他韓家奴其亦有得於子貢之所言者否也

○衛端木叔籍其先貲放意所好及病無藥石之儲死也無瘞埋之資禽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為德過其祖賜漢揚王孫家故富饒厚自奉養及病且死令其子

裸葬以反吾真初疾諫之弗聽而班史氏以爲賢於秦
始皇陶淵明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其二人之
類與東坡曰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
道吾不信也端木叔揚王孫豈知道者吾欲矯世而已
矣王孫西京雜記名貴

○琴張欲吊宗魯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女何吊
焉南軒曰琴張只見宗魯死便以爲難事不知其不義
也子路爲孔悝死始初不知所擇雖謂之不得其死可
也

○朱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三年伎成而
無所用其巧也注伯樂教其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愛者

相駑馬以千里馬世一有其利少駑馬多其利多也此
秋然則爲學者其可恃絕藝乎教人者其專在上品乎
亦曰期於適用而已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
不力門者出之蘇東坡謂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
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也晉元
帝爲瑯琊王至河津爲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鞭帝馬
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宋王廡
討王恭敗走少子華隨沙門曇米逃匿使提衣襪從後
津邏疑馬米罵華曰奴子急行不及我以杖捶之數十
由是得免袁顛起兵襄陽不成而死于昂藏於沙門將

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扶而語之遂免後周宇文
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杖泰背曰
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追者不疑其為貴人
與之馬俱還是皆類於楚公子之僕者也事有倒行而
逆施而可以脫人之難者也夫苟可以脫難雖倒行而
施之事未必非良計也

